道德經論兵要義述

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朝議郎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右臣伏以君之至明貴能下聽臣之至誠貴有上聞微臣性識庸愚智慮寡薄久從戎府不到朝廷特蒙陛下曲貸殊私擢居重任四年之內再領方州無分聖主憂勤不救生靈罷弊胡顏尸素久冒寵榮夙夜兢惕啟處無地臣每伏念筋力駑鈍無可以驅馳身命輕微不足以報效退難補過進貴思忠願獻芻蕘庶裨萬一至於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

地理莫不竭盡臣子之誠冀報君父之德惟
詩也三百義必在於無邪惟經也五千理必
歸於自正伏惟
皇帝陛下體至道爲人君以無事理天下一
自臨馭萬國康寧日月不照之鄉聲教猶暨
霜露表均之地恩信仍加刑罰措而得謂無
寬干戈戰而亦不復用無爲無事雖休勿休
海内歡娛天下幸甚是以微臣狂簡輙敢竊
疏前件論兵要義述上下兩卷今離爲四卷
并叙表等不揆荒蕪用申懇欵伏乞

聖慈昭鑒俯賜優容布問公卿式明穿鑿然
後退死溝壑臣所甘心瀝血吐誠伏待罪責
不勝悃迫戰越之至謹差子將尚璀謹具別
封進上謹奏

元和四年七月日

手詔

勑王真尚璀至省所陳獻具悉卿職在藩條
識存裨補本乎道德之旨參以理化之源用
究玄微有茲述作省閱之際嘉歎良深秋涼
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九日

叙表

臣真言臣聞昔者庖犧氏作承天地理萬物

猶以爲

皇道不足故寂然思化精義感通然則天既

當五

不言而生地既不言而育故河出龍圖洛出

龜書所以示其文也由是得以畫卦象制文

字焉逮夫智慧萌生真樸潛消則文字之理

又不足故載誕我玄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

將善救其弊者也是以諄諄然五千之文殷

勤懇惻斯亦至矣可謂啓道德之根源絶言語之枝葉比之文章則三辰昭回于天也擬乎動植則萬物充盈于地也論其教戒則百行全備于人也何謂禮者亂之首亂猶理也亂矣非禮則無以理之故曰亂之首也夫文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備也斯蓋二柄兼行兩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廢墜故曰忘戰則危好戰則亡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戰也不可忘也自軒轅黄帝以兵遏亂少昊以降無代無之暨于三王之興雖有聖德咸

以兵定天下則三王之兵皆因時而動動畢
而後戢戢即不復用也及至嗣君或驕或僻
或暴或淫或怒或貪或矜或忌乃爲我師我
旅我國我家動必取強用必求勝載寡載驍
且戰且前或不戢而自焚或無厭而取滅塗
萬姓之肝腦決一人之忿慾毒痛海內以流

天下是以

道君哀其若此又不可得而廢去遂不得已
而用之夫聖人用兵之道不以其愠怒也不
以其爭奪也不以其貪愛也不以其報怨也

蓋整而理之蓄而藏之以謹無良以威不聽非用之於戰陣非用之於殺伐非用之於田獵非用之於強梁此聖人用兵之深旨也又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甚惡也若以逆德用凶器行人之所甚惡豈容易哉故曰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内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德者人不歸也人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之道也故謂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先務於道德而重用兵也抑臣又聞之創業

之主亡亡以成其功繼體之君存存以保其位故聖人以必不必則兵戎可得而戢衆人以不必必之則戰伐益興故

道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蓋亦防其後代人君輕用其兵也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舉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爲之事不言之教皆數十章之後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衷微旨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何者伏惟

道君降於殷之末代征伐出於諸侯當其時王已失衆正之道也久矣且不得指斥而言

故極論沖虛不爭之道柔弱自卑之德以戒
之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也聖人先欲
堙其源絕其本故經中首尾重疊唯以不爭
爲要也夫唯不爭則兵革何由而興戰陣何
因而列故

道君叮嚀深誡其有旨哉其有旨哉夫天地
何言陰陽不測是以
道君強爲之名而立文字欲人知之使其行
之非難知也非難行也況我國家祖有道而
宗有德流聖裔而泒仙源乎唐哉皇哉不可

得而稱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聰明文思濬哲温恭纘十葉之鴻輝傳千億之命緒闡皇道而育萬物弘帝德而貞百度穆然不動神而化之戢干戈於方興之時卻行陣於已列之地無爲無事上德上仁貴五千之至言賤百二之重險結繩而理大化克被於生靈擊壤之歌至德並聞於野老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少習儒業長無武功覩昇平於明盛之時賴亭育於仁壽之域是以不揆庸陋敢侮聖人之言甘心從鼎鑊之誅儌倖納芻

蕘之志臣伏以道德經文遠有河公訓釋中存嚴氏指歸近經開元注解微臣狂簡豈敢措詞令之所言獨以兵戰之要採摭玄微輒錄道德經中章首爲題序列如左各於題後粗述

玄元皇帝聖旨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義謬將臆度用達管窺既無百中之能庶均萬分之一因號曰道德論兵要義述詞理荒鄙塵瀆

宸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謹言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道可道章第一

臣真述曰夫稟二氣而生居三才之際靈於萬物者謂之最靈靈於最靈者謂之聖人聖人代天地而理萬物者也於是因言以立道因道以制名然異於真常之元故曰可道既為萬物之母故曰可名又天地之道無跡可尋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聖人之作有物有物可觀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徼觀猶示也且

乾坤之用因無入有是以同出異名變化之理因有歸無是以同謂之玄蓋天地之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爲一玄也聖人之道代天理物各正性命復爲一玄也故曰玄之又玄是以道君將明王者治天下安萬國正師旅執不由於此戶者也故曰衆妙之門臣伏惟玄元皇帝所建五千之文將垂億兆之祀同天地之覆載比日月之照臨利將無窮人受其賜故王者得之可以道天下諸侯得之可以安萬邦卿大夫得之可以凝庶績士庶

人得之可以知其所歸若好徑之徒不遵此道必有倒行之悔矧其違易即險而欲僥倖者哉微乎微至乎至不可得而言也已是以初標道非常道指其殊塗而同歸末言衆妙之門明其百慮而一致寘於篇首誠有旨哉

天下皆知章第二

臣真述曰夫美者對惡之謂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美之爲美者此已知其惡也久矣皆知善之爲善者此已知其不善也久矣故其下文云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夫物既有名人既有情則是非彼我存乎其間是非彼我存乎其間則愛惡起而相攻矣愛惡起而相攻則戰爭興矣夫戰爭者不必皆用干戈斧鉞也至於匹夫之相手足蟲獸之相爪牙禽鳥之相觜距皆爭鬬之徒也然至於王侯之動即無不用其金革矣爲患之大莫甚於斯故偃武修文興利除害其事既理故曰無爲其教既行故曰不言是以云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夫無爲之事蓋欲

令潛運其功陰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
之此之謂無爲也夫不言之教蓋欲令正身
率下而不欲使躬之不逮也古者言之不出
同此義也夫王者無爲於喜怒則刑賞不濫
金革不起無爲於求取則賦斂不厚供奉不
繁無爲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無
爲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無爲於土
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無爲於百姓則
天下安矣其無爲之美利信如是哉又萬物
作焉而不辭者言上下皆得自然之分悉無

言辭也又生而不有其恩爲而不恃其德獨
立造化而不居其功不怙其强卑以自守所
以事業簡易而長不離其身故曰夫唯不居
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臣真述曰夫聖人之理不伐其善不顯其長
上行其風下承其化既絶矜尚遂無鬪爭非
謂其不用賢能而使人不爭也且自三皇五
帝至于王霸未有不上尋三事下敬百寮外
資卿相之弼諧内有后妃之輔助此矣謂其

不尚賢乎哉必不然也又難得之貨皆是遠方異物若在上貴之無厭則在下之人供輸無已更相求取非盜而何盜賊既興兵革斯起矣又珍物麗容是人之所欲而聖人達理不蕩於胷中故其心不可得而亂也是以聖人虛其心者除垢止念也實其腹者懷忠抱信也弱其志者謙柔不犯於外也强其骨者堅固有備於內也常使人無知無欲者蓋率身以正人故使夫智者亦不敢為也故此下文云為無為者直是戒其人君無為兵戰之

事也語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者人○君皆能如舜之德則天下安得不治矣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道沖而用章第四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體道用心無有滿溢之志長使淵然澄靜如萬物之祖宗則自然挫折鋒鋩之銛銳解釋紛擾之云爲故能和其光耀降嚴威也同其塵雜含垢氛也然玄元深歎此有道之君能存其至德如是故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言似天帝之先

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臣真述曰此言不仁者猶下經云不德也言天道與王者同施仁恩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且不責生成之報焉王者既不責於人則刑罰自然不用矣刑罰不用則兵革自然不興矣兵革不興則天下自然無事矣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言國君能調和元氣應理萬機如槖籥之用焉終無屈撓之弊也又大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以聖人處無為

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其此之謂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臣真述曰谷養也又虛空也言神氣遊息於虛空之中故得長存也玄天為鼻牝地為口天根於清地根於寧此言人君長能固守清寧之道以理其天下國家則自然無勤用勤勞之事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章第七

臣真述曰夫天清而運動不已地寧而安靜

無窮皆以其順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矜其功不厚其生施陽布陰復不爲主故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能則象天地之德清寧沖虛不敢爲天下先故能長先矣又外其身者謂不矜貴其身則憂患不能及所以得其身長存也又經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此之謂歟若夫人君克己復禮使天下歸仁既得億兆歡心蠻夷稽顙自然干戈止息宗廟安寧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諭理兵之要深至矣夫上善之兵方之於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墊之災兵之亂也有塗炭之害故水治則潤澤萬物通濟舟檝兵理則鎮安兆庶保衛邦家若理兵能象水之不爭又能居所惡之地不侵害者則近於道矣是以兵之動息必當擇利而處之故曰居善地也主將之心必在清澄深淨故曰心善淵也兵者類多兇害故戒之曰與善仁也夫軍旅之政失則為亂故曰政善治也兵者所尚謀慮精微故曰事善能也

凡興兵整衆應敵救災必當其期故曰動善時也既上文具標七善不爭之德矣此又重云夫唯不爭故無尤者臣伏以道君之意深切誨諭者正欲勸其人君無爲於上不爭於下爾夫無爲者戢兵之源不爭者息戰之本若王侯能明鑒其源洞觀其本簡其云爲息其爭鬭則金革寧矣臣又竊嘗習讀五千之文每至探索奥旨詳研大歸未嘗不先於無爲次於不爭以爲教父凡人之情不能無爭

○唯聖人乃能無爭又爭之徒衆矣今臣畧舉

標槩皆起於無思慮無禮法不畏懼不容忍故亂逆必爭剛強必爭暴慢必爭忿至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愎必爭進取必爭勇猛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夫如是王者有一于此則師興於海內諸侯有一于此則兵交於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則賊亂於其家士庶人有一于此則害成於其身是以王者知能官人能安人之道必當先除其病俾之無爭則戰可息矣戰可息矣則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於不爭且夫

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爭則兵刑乎王者豈固有爭乎哉故下經末章云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此所謂知終終之之義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臣真述曰夫兵者人情之所恃賴也且匹夫之徒帶三尺利劒持數寸匕首至有憑凌天子劫脅諸侯或邀盟於前或請命於後往往而得刑乎當九五之位全億兆之師尊居一

人下臨萬物乃知持盈不易揣銳實難故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此道君又以時人最所重者金玉故指以爲戒冀其能保惜之用存兢惕之意也此又特戒其王侯令守彼謙沖去兹奢泰永言伊戚無至自貽故下文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言身退者非謂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故經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其此之謂乎

營魄抱一章第十

臣真述曰鬼者陰之質也一者陽之精也此言人君常當抱守一氣專致柔和使如嬰兒之德善也滌除玄覽欲其洗心內照志無瑕穢也愛人治國能無為者夫欲治其國先愛其人欲愛其人先當無為無為者即是無為兵戰之事兵戰之事為害之深欲愛其人先去其害故曰無為兵戰之事也天門者鼻息之謂也欲其綿綿雖靜常令呼吸進退得其自然也明白者視聽之謂也欲其周流四達而常若無知也自此以上皆言理身理國無

愛之道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以上聖人順天之道以養萬物故不居其功乃云此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

臣真述曰此車器及室三者皆取其因無而利有因有而用無故引之以為證何者夫五兵之屬亦當其無有兵之用且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不必傷人然後為用故知兵者備之以為有戢之以為無此即用其所不用者也

蓋無之以爲用亦明矣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臣眞述曰五色所以養目也視過則盲五音所以養耳也聽過則聾五味所以養口也食過則爽故聖王之理常復衆人之所過以全其身以安其神夫人君之心以睿聖爲本清靜爲根若乃逐獸荒原奔車絕巘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鵰鶚而爭先並熊羆而賈勇日月虧蔽旌旗糺紛馳騁忘歸殺獲無補風雨恒若宮室或空謂之發狂蓋由此矣故經曰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其是之謂乎
又人君所貴難得之貨則盜賊生盜賊生則
兵由此起兵由此起害莫大焉令人行妨固
其宜矣是以聖人為腹者貴其容受而無情
也不為目者賤其觸見而有欲焉故曰去彼
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臣真述曰夫王者守位皆承天之寵也諸侯
得國皆承王之寵也故因寵所以為貴因貴
所以生驕因驕所以獲罪因罪所以蒙辱是

以聖人之得失常若驚也又王侯在上若不能以貴下賤自卑尊人但好戰恃兵乘勝輕敵必即禍患及之矣故以有其身乃爲身患外其身乃爲身存豈不至哉是以貴其身者適可以暫寄於天下愛其身者可以永託於天下也故經曰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其是之謂乎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臣真述曰夷者平易之稱所謂天之道故可視而不可見也希者依違之稱所謂地之道

故可聽而不可聞也微者精妙之稱所謂人之道故可摶而不可得也然天雖清光運行終不爲曒潔以自顯也地雖寧靜博厚亦不爲闇昧以自幽也人雖生生無窮終不爲分別以自尊也故曰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也是以散而陳之則爲三才合而渾之則爲一德故曰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此以上又言萬物因無入有從有歸無惚有恍無故云忽恍也又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言自三

而復一無始無終從一成三無終無始故使人君執此上古無爲之道以治當今有名之物也無爲者亦謂無兵戰之事也有名者謂軍國之務也故能知始樸素之義乃可爲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臣真述曰此古之善爲士者謂上士也所謂若聖與賢而在王侯之位者也微妙玄通者皆道德之用不可得而稱也言聖人賢人治天下軍國無不兢懼畏威皆若臨深履薄其

容貌志意故常若冬寒涉川畏耻四鄰言慎之至也儼兮若客者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也渙若氷之將釋言合散屈伸嘗無結滯也敦樸者質素之謂曠谷者深邃之謂夫濁久徐清安久徐生皆順自然之理動靜不失其時言孰能如此唯聖賢耳故曰保此道不欲盈言若王侯守此道者不欲滿溢而驕盈也故曰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此言能守道因循終無矜耀乃得長如弊故不立新成之跡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臣真述曰夫天之道常清虛太極無私於覆燾地之道常沉靜博厚無私於亭毒則是陰陽各得其恒故人與萬物俱得盡其生成之理故曰萬物並作復者其見天地之心故曰吾觀其復夫物芸芸者生生之謂也生生之理盡故各復歸其根本以守其靜是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言萬物盡無大傷各得復其性命以足自然之分即可謂得真常之道也故聖人能知此真常之道則是明

廿三四五 十五

白四達無所疑惑也若人君不能知此真常之道而乃縱其嗜欲妄作不祥興動干戈流行毒螫則必有凶災之報故曰妄作凶又知常容者言王侯若能容人畜衆則可謂至公無私至公無私即王道自著王道自著則其德象天德象天乃可與之適道既可適道自然能長且久故得終竟千齡必無危殆之患也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臣真述曰太古大道之行上德不德是以其

下之人但知其在上有君而已蓋日用而不知是也至於中古仁德兼施恩惠日及是以愛而親之美而譽之其事漸著其次以義爲治小罪用刑罰大罪興甲兵是以畏之其下以禮爲治禮煩則亂誠喪欺生是以侮之又信不由衷人不信矣飾詞相詐猶或貴言悲夫是以王者當宜成不居之功守不敗之事使百姓不知帝力皆謂我自然而然者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紫金魚袋臣王真上

大道廢章第十八

臣真述曰大道既隱下德有爲仁義之行遂從此始巧智小慧大僞生焉孝慈出於不和忠臣生於昏亂茲亦美惡相形之謂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臣真述曰此言絶有跡之聖棄矜詐之智則人受大利矣故曰百倍又仁生於不仁義生於不義今欲令絶矯妄之仁棄詭譎之義俾

親慈自然和同則孝慈復矣又絕淫巧棄私利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盜賊不作矣然猶恐後代不曉正言若反之意故又曰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慾矣見素者外其質野之容抱樸者內其真實之意又思慮嗜慾者人之大性存焉可節也不可絕也故勸王侯令少之寡之則國延其祚人受其賜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臣真述曰絕日益之學則無憂矣唯之與阿

善之與惡相去甚近又戒其人曰何故不恭而好慢邪去善而為惡邪豈不甚惑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今衆人熙熙然大荒乎嗜欲常如對享太牢之饌共登陽春之臺縱放其情無央極哉是以道君曰我獨怕然靜默若嬰兒之未有所知又如乘其車乘悠悠未有所止此蓋示人以謙卑退讓之貌不學衆人矜誇炫耀自言智慧有餘也故下文又曰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言我豈若

○愚人之心哉言非也我但昏昏悶悶忽忘若○

晦寂而無所止獨頑似鄙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食者服也母者道也蓋欲勸君服道於身以處無爲之事則兵革自戢天下獲安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臣真述曰孔甚也言甚大德之形容謂天地也天地因道而生承道而化故曰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言太初之氣從無入有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言太始之氣因有成形之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言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雖在窈冥之

中常不失其信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又言萬物始生皆自於恍惚窈冥之中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所言曲者謂柔順屈曲之義也非謂回邪委曲之徒也自此以下皆正言若反之意是以聖人抱一者唯抱此曲全之道以爲天下之法式也又從不自見以下四節皆不爭之道也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兵戰自然息

矣故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以此曲全之道而歸根於正靜者也治平治國之道先此爲妙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臣真述曰希言者無爲無事之謂但使爲上者希其言省其事即合於自然之道也又理國理我皆忌於繁促猛暴之政故舉飄風驟雨之諭以明之夫同道同德之順也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以其迷日固久同失之人各自得之亦俱不知是失故曰失亦得之也信不

足者此言下信不足亦由上之人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臣真述曰凡踶跂闊步之人皆不得正立而安行者也此論躁競之徒舉兵動衆皆不得中正之道也而況自見其明自是其彰自伐其功自矜其長故聖人舉此餘穢之食贅䤈之行總皆惡之則有道者安得而處之哉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臣真述曰此一章極言道體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名之名無物之物故曰强爲之名曰

大凡言大者無窮無際之謂也且群方廣大道無不之之猶逝也逝而不已必遠遠而至極必還故曰返也此言道之周行無所不在故爲天下之母母者道之宗宗者一也故經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此所謂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是以三才相法以至於道道乃法其自然故王者法其自然則能事畢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臣真述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又靜者仁之性也古之所謂君子者通言天子與諸侯也終

日行者言君子假如終竟一朝一日之行亦必須崇備法駕居其輜重之中以謹其不虞也輜重者兵車營衛之具也又言人君雖有離宮別館超然高絶豈可以萬乘之重自輕於天下此又深戒其單車疋馬潛服微行之失是以輕舉則失於爲君使臣之禮躁動則失於爲臣事君之義豈可不畏哉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其是之謂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臣真述曰無轍迹者行無行也無瑕讁者守

中也不用籌筞者戰必勝也不可開者守必固也不可解者無端緒也此五善者皆聖人密謀潛運不露其才不揚其已不顯其跡不呈其形常欲令戢兵於未動之際息戰於不爭之前是以國無棄人人無棄物此皆襲用明聖之妙道以至是乎又聖人不立德於人不衒仁於物但使百姓日用而不知故亦不尚師資之義然恐衆人不窮至理以爲大迷深論奥旨誠爲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臣真述曰夫為人君者已有雄才英略盛容猛氣矣又居至尊之位處兆人之上六軍環衛百司具存不惡而嚴矣不怒而威矣故常欲令守其雌靜如為天下之溪溪者沖虛容受藏疾納污之地也夫如是則其德常不離

於身也復歸於嬰兒言其守道懷德其性還如嬰兒真常未散使嬌偽之端不能入其心境也又雖知其明白皦潔要令常守拱默闇然之道乃可為天下法式夫如是則其德無有差忒復歸於中正之極也夫榮辱者相隨

之物也人君能知其榮華倏忽而來常思困辱襲其後者則為天下谷谷與溪義同也以是道德常足復歸於樸樸者元氣之質也故聖人散樸則為器量用人則為官長大制者謂制天下國家也夫制天下者豈有細碎割截之事邪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特言非望之人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已見其不得也為之者謂興動兵戎之事也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為

不可為者言不可用干戈而取之也若以此為之者必敗也以此縱有暫執而得之者亦旋而失之也故物有行有隨有煦有吹有強有羸有載有隳者皆禍福之倚伏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將欲立於中道守之無怠戒之至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戒將相輔弼之臣也言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者臣敢借秦事以言之李斯趙高白起蒙恬之

類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强吞噬攫搏挾詩書坑儒士血趙卒四十餘萬其於所下之處悉殘滅之使無遺種始皇猶獨彊視天下未足其心雖天祿已終而秦孽之餘仍相殘害不經時而土崩魚爛矣是以胡亥弑於望夷子嬰戮於咸陽扶蘇死於長城李斯父子糜潰於雲陽白起齒劍於杜郵趙高取滅於宮闈此皆事之還也又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且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十萬之師在野則百萬之人流離於

道路矣加以殺氣感害旱疫相乗災沴之深莫甚於此故善爲將者當須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不得已者是聖人用兵之要道也即是宜果行勿强之道不伐其功不樂殺人恬淡爲上雖勝不美此是果而勿强之義也夫物壯則老師曲之謂也所謂早已者言不道之師早當止已而勿復進用向使李斯白起之師早圖退止豈有自焚之禍邪

夫佳兵者章第三十一

臣真述曰兵者劒戟戈矛之類也佳好也言器械者唯修飾犀利珍好者適是不善之器也又左陽為吉右陰為凶君子必不得已而用之則當以恬淡為上恬是安靜淡無味也言戰陣雖勝當須淡而無味故曰不美美之

者則為喜樂於殺人也且所殺者皆吾人也吾人也安得而樂殺之必也樂殺之則王者何以得志於天下也又古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為所殺者皆吾人安得不以喪禮處之乎後代則不然師徒所

征之處大抵成敗相半矣設有一勝必先以大帛顯書其事露布其文彼主將者仍皆以十作百以百為千以千為萬用要其功上之人或知其詐欺且借以為勢務立其威此則使人怨於顯明之中神怒於幽闇之處故曰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如此為將豈得謂以道佐人主乎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臣真述曰樸者道之實以其精妙微細無所不在故曰小也言王侯若能守此微妙之道

常能無爲清靜則萬物自來賓服矣天地陰陽自然和合矣甘露時雨自然降潤矣如是則言不令人人自得其均平矣由此之故始復制致萬物之名物既有名則夫君臣上下萬物萬事無不各知其所止矣故爲君者知止於仁爲臣者知止於忠爲子者知止於孝爲朋友者知止於信爲夫婦者知止於義爲干戈者知止於戢爲賦歛者知止於薄既各知其所止故皆得不至於危殆也譬如道在天下用之爲治猶川谷之與江海言其感應

走集晝夜朝宗無時休息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臣真述曰夫測度淺深聽言觀行人焉廋哉此庶可以智知故曰知人者智至於澄心内照無我無人了然自知非明孰可故曰自知者亞聖之稱言人自知之難也夫嬴不及霸始僭稱皇項未及强而先稱霸然秦兼天下楚伏諸侯併吞則六國逡巡叱咤則三軍辟易夫如是適可謂有力而勝人者也夫有力而勝人者未嘗不終為人所勝若乃周家忠

厚之德豈不謂自勝者歟且遐狄愛人從之者如市觀兵誓衆閒會者如期是以前徒自攻一戎大定至其末裔淩遲諸侯力政猶不敢爲主海内空位四五十年斯豈不謂自勝者歟故曰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能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故强大者有道則不戰而克小弱者有道則不爭而得又知足之富貨財無數人之道也自强其志乾乾不

息天之道也善守其道不失其所非久而何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非壽而何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臣真述曰此言大道汎然盈滿天下可左可
右者謂萬物無不從也無不在也萬物所以
恃之而生育長茂亦所辭謝其恩功成而不
名有者言聖人順道而理加以無心之愛被
以無情之養故不爲萬物之主自然常無所
欲此豈可名之爲小邪又萬物悉皆歸之而
聖人以至公之道御之亦不曰我爲萬物之

主此豈得不謂之大邪是以聖人常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明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臣真述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王者執持大
象不失其道則天下之人無不歸往往者又
皆以道德安之養之使其通泰無害則何異
於置飲食宴樂於康衢之上而悅飽行過之
人哉又以微妙之道治軍行師皆以恬淡無
味為上自然無形無迹故使視聽者不可得
而聞見也又大道之行愈多愈有無盡無窮

故曰用之不可既既盡也已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臣真述曰此一章正言其天地鬼神害盈福謙之義也言治國治軍者必須仰思天道俯察人事常宜深自儆戒曰夫天時人事乃令固開張我者莫將欲歙歙我乎乃令固強大我者莫將欲弱小我乎乃令固興盛我者莫將欲廢黜我乎乃令固饒與我者莫將欲劫奪我乎王侯若能始終戒慎若此者可謂知微知彰矣故下文云柔弱勝剛強此亦非謂

使柔弱之徒必能制勝剛强之敵直指言王
侯者已處剛强之地宜存柔克之心耳故謙
卑儉約即永享其年驕亢奢淫即自遺其咎
蓋物理之恒也聖人猶恐不悟下文又切戒
之曰魚不可脫於淵魚喻衆庶也淵喻道德

也夫王者理人當須置之仁壽之域使魚在
深水之中常無困涸網罟之患則獲其安樂
矣又先王耀德不觀兵兵者國之利器也固
不可以示見於人兵者戰而不用存而不廢
之物唯當備守於內不可窮黷於外者也若

示人於外終有敗績之辱豈不慎哉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臣真述曰夫常道者謂無名之始道常者謂有名之初故本初無字乃爲一氣之宗亦既有名爲萬物之始又道法自然天地陰陽皆自然和合無所云爲故曰無爲也至於四時運行百物成熟故曰無不爲也又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以王者當行天之道凡天下之害知之盡無爲也天下之利知之即無不爲也夫天下之害莫大於用兵天下之利莫大於

戢兵言王侯但能守此自然之道則物無不自化者既而化成又有嘗欲將作者即當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以不欲為根靜而歸根常而復命可謂復守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既復即萬物安得不從而正也故曰天下將自正經曰我靜而民自正又論語云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是之謂乎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臣真述曰上德者與道同體所謂三皇之時不可得而稱也故曰不德下德者爲道之用所謂五帝之時親愛萌生故曰有德仁義禮者兼而行之所謂三王之初防患救亂之功興矣若懲而論之將以理天下國家以及於身其揆一也故曰三皇五帝之與三王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者也是以道德仁義

禮王者當兼而用之亦猶五材相資闕一不可也道君所以援古及今明其失得者盖以其干羽寢於兩階金革輿於三代忠信既薄玉帛空行優劣於下衰庶跂及於前古夫禮失則亂亂救亂者必以禮亂猶理也言禮者理亂之首也然道君之意盖欲其時王捨禮而行義去義而成仁除仁而尚德違德而適道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以去彼禮義之薄取此道德之厚將以為王者之理化也豈不至哉故曰去彼取

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臣真述曰夫唯道君廣引天地神谷及萬物之得一者觀其指歸皆在於戒侯王也以用也故君曰天地無用其清寧以自安泰當須常恐有裂發之變也神谷無用其靈盈以自恃當須常恐有歇竭之困也萬物無用其生成以自長久當須常恐有絕滅之時也侯王無用其貴高以自強大當須常恐有顛蹶之禍也故曰以賤為本也非乎夫不自強大則

不爭不爭則兵戰自息兵戰自息則長保天祿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臣真述曰此言萬物動出芸芸無不反歸於根故曰反者道之動夫常物之動動之於動唯道之動動之於靜故曰反者道之動反猶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靜為心以動為用今反其動是復其靜也故曰反者道之動也是以聖人慎其動而常處無為深達歸根守靜之義乃能知常能知常然後能不

妄作能不妄作故爲之明又柔弱者道之用言聖人必用柔弱之道以勝天下强暴之人也又物猶事也凡天下之事皆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以聖人常處無爲之事歸復於靜則萬物皆得自然生成不假云爲動作故曰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臣真述曰若聖與賢猶多品彙凡百庶士詎知等夷故道君於此畧舉上中下三級以明識道之深淺爾文宣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則上士勤行之志可得而知矣又以可上可
下之性故有若存若亡之譏夏蟲疑氷之談
故有聞道大笑之說故復建立其言有之曰
明道若昧此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
闇昧也進道若退此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
下常如卑退也夷道若纇此言人君之德也
雖巍巍則天常同衆類不自標異夫如是故
雖上德之君必如溪谷之卑下虛受納汙也
雖大絜白之君亦常如自居穢辱也雖廣大
悉備常若不足也雖欲立德於人又須常畏

人知故曰若偷也雖體道眞實常若渝變也大方無隅寧見圭角大器晩成不求速達大音希聲必震蟄藏大象何形無狀之狀道本無名強爲名字作萬物母皆假借自然而生育之故曰善貸且成夫人君執德謙柔用晦無爲之若此天下其孰能與之爭既無所爭則兵革自然戢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臣眞述曰夫元氣始生生生不已故有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又萬物之出莫不皆負背陰

肅之氣抱向陽和之中中而和者乃得爲人
故謂之最靈既靈且智是能知損益之義乃
稱號其所惡者蓋欲自取其損以冀其益爾
故曰物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其是之謂歟
言人之教戒亦當須取我此義以教戒之言
若不知損益之道但恃衆好兵暴強輕敵必
當摧辱破敗覆軍屠城即是失其死所明矣
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治天下國家禍之
大者莫過於此是以云吾將以爲教父言教
戒之重者亦莫過於此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臣真述曰至柔者謙虛清靜所謂自然之氣也至堅者剛強運動所謂有爲之徒也夫柔靜剛動弱必勝強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若人君能以精微密妙之道致無爲之理則無所不入故曰無有入無間無爲之事亦所謂清靜致理無爲戎馬之事也不言之教欲其正身率下則人從之不待其言也故曰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也又經曰行不言之教是也然聖人之治無以加於是乎又道君數其

當代罕能行之故曰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臣真述曰名者禄位也爭者忘其身貨者財寶也貪者輕其死夫名踈於身身多於貨雖甚愚者猶必知之及在得喪之間與奪之際則中智之徒盡未能免其惑也故唯聖人能知戰鬪之可息不爭其名知財貨之可足不害其身不多藏不厚亡是終厥身而辱殆所不能及故可以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臣真述曰夫聖人雖處萬全之地亦不矜其成常若虧缺故其用也終無弊敗之憂雖居至滿之勢亦不驕其盈常自謙虛故其用也永無窮困之厄又直於其人曲於其己故曰若屈藏其機微用其質樸故曰若拙際其文詞絶其給佞故曰若訥且此上文數節詳其大歸終本於清靜之德故引躁靜相形寒熱相勝之義以證之夫清靜者無為也無為者亦謂無為於兵戰之事乃可為天下之長也

○又經曰我好靜而人自正又曰不欲以靜天○

下將自正皆此類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臣真述曰夫去奔走之馬糞荊棘之田非有道歟四郊多壘戎馬生於其間非無道歟是以人君恣可慾於心則天下之人皆得罪矣嗜慾至而不知止足之分則天下之人皆受禍矣又人君所欲盡得則天下之人悉罹於殃咎矣必也上之人能知足之爲足則天下之人孰不常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章第四十七

臣真述曰夫人君則天效地恭己正南面無為於上垂拱而已無不為於下各有司存自然百度惟貞萬物咸若何必行而後知見而後名為而後成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臣真述曰爲學者謂傳習前王禮法政令滋章故曰日益也爲道者謂善閉七門克持三寶故曰日損也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故曰損之聖人之道損有餘奉天下故曰又損之能用此道自然以至於無爲矣夫聖人少

思寡欲偃武修文自然無所云爲也又天下之利知無不爲故曰而無不爲也又聖人爲君常無爲無事以百姓心爲心乃可以取天下之心也及其有事也則以賦稅奪人之貨財及其有爲也則以干戈害人之性命夫如是則親離衆叛國滅人危又何可以取天下之心哉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臣真述曰聖人以百姓心爲心者蓋所謂以欲從人之義也人之不善吾亦善之者謂亦

以道德教之使之爲善故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也又人之不信吾亦信之者言我信不足使人不信亦以道德教之使之有信故曰德信又在猶察也聖人察天下常惵惵然不停不息而爲渾同其心皆使去惡從善是以百姓悉傾注其耳目而視聽聖人之恩意而聖人咸子愛之故曰皆孩之既孩撫天下之人則爲人之父母明矣豈有人之父母肯以干戈刑罰而欲害其子乎必不然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臣真述曰動出爲生休入爲死十有三者所謂四關之與九竅也夫四關者性命之源流九竅者嗜慾之門戶源流則動靜存其節門戶則啓閉有其時順之所以長生逆之所以致死又存生者莫過於養養過者復傷其生

故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善攝生者謂聖賢也伏以道君謙不自言故曰蓋聞也夫聖人之道利而不害物豈能傷故雖之原陸亦不畋獵而求遇虎兕以殺之雖入軍中亦不被帶甲兵而求殺其敵是以終無角爪鋒刃

之患者以其能和光同塵調養元氣存綿綿之道得生生之理故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又末世用兵置之死欲求不死其可得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臣真述曰夫乾道無情而生坤德無情而畜是以物得流形勢得化成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尊德貴皆自然受天之爵祿也其孰能有封建者乎於是王侯則而象之言王者當宜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萬物而不失其時仍不有其功不恃其力絕其宰割息其鬪○

爭夫如是乃可謂合天之德也故曰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臣真述曰道始有名乃為天下母王在域中故象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言王者必當守道育物塞聰蔽明則永無勤苦危殆之事又能見其微細之萌而防杜之乃可曰明又能守其柔弱之道必終得其強大矣用其光言耀德於外歸其明謂體道于中治國治軍無害於物何殃之有故曰襲常襲猶密用也言王者常當密用斯道也已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臣真述曰我者我侯王也言侯王有能介然獨知行於大道唯所施爲之事正當最可畏慎爾言其大道坦然甚平易而人不行但好趨其斜徑以求捷速之幸益欲速必不達故

深戒之又言朝廷公署雖甚掃除修潔然而田野亦甚荒蕪倉廩亦甚空虛而戎臣武將不限有功無功皆被服羅紈横帶刀劒屬猒飲食多藏貨賄專取不足之人奉有餘之室此誠所謂盜賊之矜誇豈可謂大道也哉此

蓋道君深歎衰困之時天下若此之過故立此章以切戒之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臣真述曰善建者謂創業之主以德昇聞故一立而不可拔也善抱者謂繼體之君以仁守位故一持而不可脫也此一章蓋明其全用修德行仁以傳萬祀之福都不在曆數時運干戈强力以取之也故經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自古天皇以降至于五帝于

孫承繼其位者多至數萬年少亦數千歲曁于三代雖有辟王傷之猶得八九百年然後分崩離析以喪其國由是而言豈有曆數時運干戈强力者耶必不然矣又文王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故經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豈不謂然乎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德厚之君必精全氣和有如赤子之狀無機無慮自誠而明是以物莫能

害夫毒蟲猛獸攫鳥者喻前兇惡賊害之人言兇惡之徒雖有猛銳鴆毒之氣終亦不能傷於德厚之君也又引號而不嗄和之至者夫五常畢備謂之和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生生滋益乃謂之祥言君人者當宜日自損戒其身心必令柔弱慈哀不能使氣任力故爲强梁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明其使氣者不可久也又强者爲壯壯者則老師老爲曲義亦在盛故戒之早止令勿復行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臣真述曰夫以道用兵則知者必不言其機也言者必不知其要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兊閉其門者兵之深機也挫鋭解紛和光同塵者兵之至要也並不可得而言也是以謂之玄同故聖人之師以戰則勝以守則固非天下之所敵也然而不敢輕天下之敵是以遠近者不可得而親疎恩怨者不可得而利害等夷者不可得而貴賤故為天下之所貴重也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臣真述曰治國者以政政者正也君率以正孰敢不正用兵者以奇奇者權也權與道合庸何傷乎以無事取天下無事者無兵革之事故曰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又曰天下多忌諱者以其漁獵竭澤禁止多門財不足於人利不流於下下之彌貧固其宜矣又使天下之人皆得肆其權謀操其利器非昏而何昏猶亂也民多伎巧奇物滋起必蕩上心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人不畏死也是以聖人云

我無爲而人自化言無爲兵戰之事則人安
而從化也我無事而人自富言無賦役之事
則人理而日富也我好静而人自正言歸根
復命而人自正也我無慾而民自樸言不爲
嗜慾所遷則自樸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臣真述曰夫爲君之道必當隱其聰明寬其
教命常悶悶然則民自樸素矣若上有苛察
之心則其下之人必欺違苟免不誠不信矣
○又福倚禍中禍藏福内惟人所召因事而生

往來勝負之場追隨寵辱之際將迎或異休戚必同自身及家自家及國以至于天下無大無小所宜畏慎唯此倚伏爾又凡人之情但欣福來罕憂禍至且處禍之時萬慮思福居福之地一不防禍故曰孰知其極矜乃以正為邪以善為祆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自居其方亦不裁割於人自守其廉亦不穢鄙其俗屈己伸人故曰直而不肆藏明用晦故曰光而不耀

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

臣真述曰嗇猶愛也言王者治人事天必當以仁愛為宗故曰莫若嗇夫仁愛之道行焉則天下早服天下早服故謂之重積德重積德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道也謂王者守國有道自然根蔕深固以享長生久視之福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治大國章第六十

臣真述曰治天下國家之人皆似烹小魚也當以安靜不撓爲本既以安靜爲本自然不失其道道既不失陰陽大和陰陽大和則風雨時若風雨時若則百靈獲安百靈既安則妖精之徒不能爲變怪之事故曰其鬼不神且明王在上兵革不興信順之人天地福祐是以聖神協應盛德交歸焉不亦宜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臣真述曰此章極言王者常以謙下爲德也豈以兵革强力而求勝負於其閒哉夫大國小國之交人事兼畜之義考其情理豈非各務其所欲耶畜人夫各求其所欲必則大者宜爲下明矣凡謙卑之道皆損上益下其用在上不在下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是之謂乎

道者萬物章第六十二

臣真述曰聖人所以寶此道者以其可保保

輔助萬物使自然而成熟之終亦不敢專擅獨見有所云爲者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古者之善爲道之君不教天下之人使有智者以其詐所藏也將以天下之人愚之者以其直所在也故曰人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何者凡衆庶之徒恒性淺劣智慮未發狙詐先行怨讟豈辨於是非逆順寧知其撫虐或蟻聚於州

黨或蜂起於河山一兇首謀萬人隨唱征伐之舉恒必由之此亦非謂其用智治國即爲國之賊也言其使衆庶之徒多智即盡能爲國之賊害也故欲使天下之人皆能守其愚直樸素者乃所以爲國之福禄也若國君常能知此兩者即自爲楷模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夫其玄德深矣遠矣欲令人君則之象之自然與萬物反其樸素則天下之人必能至於大順故曰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臣真述曰此特引江海之為諭者蓋欲其人君謙柔卑巽之極也夫謙柔卑巽之極乃得天下之歡心得天下之歡心然後得樂推而不厭得樂推而不厭則自然上下無爭夫不爭之義與天同德美利萬物不言善應周流六虛不謀善勝且天下之人孰能與不爭者爭乎哉必不然矣

天下皆謂我大章第六十七

臣真述曰此章欲明三寶之要先舉我大之文夫大者道之體也下士不知故謂似不肖

此欲其人君深詳三寶之義保而持之故先開用捨之端以明慈儉之德也夫言慈故能勇者謂以一人之慈心而得天下之死力非能勇而何夫言儉故能廣者謂以一人之儉嗇而得天下之富有非能廣而何是以三皇用之以尅九黎五帝用之而去四凶湯武用之而以兵勝天下成康文景用之而刑罰皆措及其桀紂捨之而國滅幽厲捨之而身亡秦嬴捨之而二代夷戮項籍捨之而五體割分漢武捨之而天下減半曹公捨之而吳蜀

鼎峙故曰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夫言捨其慈者謂去其慈愛於人人無死力之報乃以一人之膽烈欲敵天下之仇讎安可施其勇敢哉夫言捨其儉者謂不知愛嗇厚其聚歛奢其宮室加其師旅財穀皆空君孰與足

又經曰後其身而身先又云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常不敢爲天下先而終爲天下先矣故自黃帝至于文景用之之效也如彼自桀紂至于曹公捨之之驗也如此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善爲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臣真述曰夫體道之君皆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奚武之所尚哉又善戰者不敗必以恬淡爲上既曰勝而不美猶以悲哀喪禮而處之何怒之有哉又聖君德合天地自然無爭故曰善勝敵者不爭夫王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此必先得其心後用其力者也故曰善用人者爲之

下是謂不爭之德不爭之德可以配天立極故曰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臣真述曰道君謙讓不能自言故假用兵者有言也夫兵者必以先舉者爲主後應者爲客也且聖人之兵常爲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爲客也進少退多者是沉機密用重敵之意也故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善師而不陣即自無征伐矣故曰行無行也既無征行即我之師

○徒抱義以守何攘臂之有哉夫有道之君縱○有兇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師告之以文詞舞之以干羽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故曰仍無敵敵既退却干戈戢藏故曰執無兵兵既戢藏恐其忘戰故又戒之曰禍莫大於輕敵

輕敵幾喪吾寶輕敵者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與其無備於內寧好戰於外好戰於外猶有勝負無備於內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天下然以其時主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何者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

即天下皆吾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卿大夫不失其臣妾即得小大之歡心矣士庶人不忘於修身即得真實之歡心矣夫然乃可以全吾所寶矣吾寶者身與位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凡言哀者慈愛發於哀誠之謂也若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勇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即何向而不勝哉故曰哀

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臣真述曰天下之利害莫大於用兵是以道君殷勤懇惻於此前章已極言用兵重敵之義矣猶恐後之人不能曉達故於此章又特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又曰言有宗事有君宗者根本之謂君者主守之謂此謂吾之云言皆有宗本吾之叙事皆有主守而人但不能知不能行爾故歎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則法也貴亦猶希也今既不能見知於我又

不能法則於我即是道德不行道德不行是以聖人見闇於外藏明於內處而不出之義也故曰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臣真述曰夫有知其所知而不言其所知此人之上也盖有不知其所知而強言其所知者是人之病也故知此安知爲病則不病也至於用兵之機尤在於此唯聖與賢乃能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大威者甲兵之謂也凡士庶人無所畏則刑罰至卿大夫無所畏則黜辱至侯王無所畏則甲兵至又書云不畏入畏同此義也又戒其爲人上者當以寬大居心無令狹隘爲體又不得自鄙薄其生之理夫不自鄙薄必重於治人重於治人人必樂推人既樂推又誰厭乎故先爲不可厭之事然後得人不厭故曰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聖人之明固已自知安肯揚己露才以自呈見聖人之仁固當自愛安肯驕人傲物以爲尊貴是

以去彼自見自貴之大迷取此自知自愛之弘益故曰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若果敢而為勇猛者必好兵强於天下而殘殺其人也若果敢而不為勇猛者必務道行於域中而全活其人也故曰知此兩者有利有害夫天之所惡者好殺之人也聖人知之久矣今又言猶難之者蓋重戒之極也夫聖人則天行道無為而

○立事不言而設教在天下豈有爭之者乎既

無所爭則何從而不勝故曰不爭而善勝夫天從人欲疾於影響非善應歟寒則夏至熱則冬至非自來歟品物流形各正性命非善謀歟恢恢之網人君象法也宥過無大非疎而何刑故無小非不失而何又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同此義也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臣真述曰夫窮兵黷武峻制嚴刑則人必無聊也人既無聊則不得畏其死明矣既不畏死如何更以罪罪之民免而無恥其在茲乎

若人君以道德化之則人必懷生而畏死自然有恥且格既有恥且格而復有兇惡之徒忽為奇者即吾得執而殺之此謂用兵之徒作奇巧詐偽而亂人惑衆者也則吾得執持而誅殺之然以其是天之所惡猶不得自專故曰孰敢常有司殺者司殺者謂天綱也且王者萬方有罪當自責躬以俟天神自行誅殛也豈可寄情遷怒濫罰無辜故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人之饑章第七十五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役繁賦厚稅重入多由此凶饑理固然矣又言有爲者是人君好爲兵革之事夫一家有兵以及一鄉一鄉有兵以及一國一國有兵以及天下天下有兵亂靡有定於是耕夫釋耒而執干戈工女投機而休織紝齊人編戶太半從戎子弟父兄隣里宗黨同爲鋒俠共作奸回雖善誘恂恂孰云孔易故曰難治夫人之輕死者爲君上營求之過厚使下之人無聊是以輕死故歎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善也

此謂好積財以貴其生者也非保道以養其生者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臣真述曰此章又極言柔弱之用指陳生死之徒臣愚竊稽其深意都在於兵強則不勝之義又下文云木強則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者蓋又切戒其兵強之患也何者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鬬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強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

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衰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遂亡新莽既篡而旋滅苻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强則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甚難唯有道之君然後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豈不信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臣真述曰此一章所引張弓之諭者正在於
損益之道爾言使王若能知此損益利害之
要則天下將自均平矣易曰何以聚人曰財
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且成財者耕織之
人也破財者軍旅之人也夫成者寡而破者
衆此其所以長損不足而奉有餘也若使化
兵爲農損上益下則自然無偏無黨平施大
同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此言
理財正辭以佐佑人之義也又聖人雖能變
化兩儀而不恃其力雖能生成萬物不處其

功蓋欲陰德潛行不言所利故曰不欲見賢見賢謂揚己伐善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又特引水柔弱能攻堅强者也嘗試論之曰且夫五行之用土能制水原其至極土在水中鑽石流金無所不尅蕩川朝海四海宗天孰云剛强而有勝此故曰其無以易之是以道君深歎天下之人不能知此之妙用勤而行之故曰莫能知莫能行復引聖人之言受國之垢與其不祥此所謂

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王者之心誠兼此義言之有似反倒故曰正言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臣真述曰夫天生蒸人而大欲各存於心爭勝逐利背正爲邪大者相讎小者相怨天旣愍之樹君以理令其革弊乃有餘弊生焉豈得爲善也故曰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持德信之心行不言之教加恩於九有恕罪於萬方夫契者德信之謂又吉事尚左無問智愚

皆同赤子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若人君不以道化天下但齊之以刑導之以政即不得盡善之道故曰無德司徹徹者有跡之謂也言守其禮法之徹跡耳又言人君若長也體道理國者則天地靈祇必常隆其景祚也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臣真述曰此章言為君之道雖處大國之強亦常須自為卑小雖有衆庶之力亦常須自示寡弱夫自為卑小者且無矜大之過不失

謙柔之道自示寡弱者且無恃賴之尤不失
隄防之備設使國中有什人之豪百人之長
者亦不任用以生其必夫如是則人各懷戀
其生長重其死既安鄉土寧遠遷移又饋餉
不行則舟車無所用戰爭既息則兵甲無所

陳自然人致太平以復結繩之政由是甘其
食美其服止足存於衰也安其居樂其俗風
化行於時也自然隣國對境無相覩覿詐偽
不行忠信為實不相姑息俱無聘問之私不
懷隱欺自絶往來之禮故曰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自以爲覩著五千之文將傳億萬之代明彰日月德合乾坤弘大道先天而生表聖人法地而理定德仁之優劣論禮義之重輕去彼薄華居斯厚實是以重標三節將明兩端此蓋同出而異塗言行之深戒者也夫誠信者不務諂諛不矜捷給無甘巧之說絶詭飾之詞安得而美哉夫善德善言天之道也聖人奉而行之豈容辯僞

生乎其間又曰聖人不積者此言聖人非無積也但以其財積則能散之德積則能行之故下文又言天之道利而不害者終欲重明聖人象天地之大德以佐佑生生之理故又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夫聖人所以貴之者無爲也今此乃言爲而不爭何也臣以爲此之一章乃是八十篇之末章此之一句又是五千文之末句故知言之宗事之君其義盡在此矣此蓋不言有爲與無爲而直言爲者欲其人君爲無爲也又欲其無不爲也其義

明矣夫一家不爭即鬬訟息矣一國不爭即戰陣息矣天下不爭則征伐息矣夫鬬訟息於家戰陣息於國征伐息於天下此聖人之理也故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其此之謂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